

父亲母亲

母亲是一位地地道道的农民,农忙之余还承担着一份乡村“化妆师”的任务。这份差事,不是为活人的,而是为死去的乡亲们进行遗容化妆,让他们在告别尘世入土前,能干净体面有尊严地离去。

作为一名复员军人的后代,母亲身上也熏染了一种军人的气质,干活勤快麻利,做事雷厉风行,为人特别仗义。农闲之余,除了缝补衣裳,勤持家务外,还到乡村医生那儿学扎针灸,帮人治疗一些简单的疾病。我们全家很少去医院看病,遇到感冒发烧,都是母亲用学来的“土制秘方”解决,她治不了,就会带我去她的“师傅”那儿看,一位七十多岁的老太婆,慈眉善目,只是一头花白的头发让我看得心怵,因为我正迷恋梁羽生的小说《白发魔女传》,总觉这老太婆就是那白发魔女,给我扎针时,让我不寒而栗、冷汗涔涔。

“师傅”年纪大了,看病力不从心,村医的任务就落在母亲的肩上,晴天要干农活,一到雨天,家里总是络绎不绝,都是村民来找母亲看病的。讲究

乡村“化妆师”

的,看病时会随身捎几个鸡蛋或一小袋大豆给母亲作酬,不讲究的,就是一句谢谢。母亲从不计较,总是不厌其烦地帮助,来者不拒。“师傅”死时,指定母亲为她遗容化妆。对死人,母亲还是挺害怕的,但是对授她以渔的恩师来说,多年相处,情深似海,母亲瞒着家人第一次做了“化妆师”。等我们知道后,一连好多天,我都不敢触碰母亲那双手,怕沾上晦气。有了第一次后,就一发不可收拾,只要谁家亲人过逝,都会找上门来,让母亲去化妆,甚至还有一些老人,生前指定。都是乡里乡亲,善良的母亲视为荣誉,没有拒绝。有一位年轻的大嫂,因为不能忍受疾病的折磨上吊自杀了,听说死得模样很惨,眼睛始终没有闭上。我们都劝母亲不要去,但是母亲还是去了,为她清洗了身体,换上干净的衣服,给她合上双眼,做了最后的美容。

为这事,我对母亲一直抱怨。直到我上了高中后,我才开始理解母亲,理解母亲做的勇敢和善行,更加感受到母亲的伟大和善良。

文 / 欧阳田军

四年前的一个秋天,母亲突发脑溢血,经过一天一夜的抢救,终于苏醒过来,或许冥冥中,是上苍被母亲多年善行感动,又给予母亲一次生命。因为脑溢血后遗症,造成母亲行动不便,母亲再也不能从事“化妆师”的工作,也许是上苍用这种方式让母亲劳累不息的生命得以暂时休息。

母亲的善行像一盏明灯,时刻照耀我、感染我、温暖我。工作后,我力所能及地学做一些善事,比如参与单位的结对帮困,捐衣捐款。结婚成家有了小孩后,也动员家人,一起资助、帮助两个外地打工家庭的孩子。十年坚持下来,一位孩子考上理想的军校,一位孩子考入名牌高中。

天地有万古,人生只百年,此身不再得,此日最易过。我庆幸上苍赐给我一个“善行”的母亲,她是我心目中最美丽的乡村“化妆师”。我真心希望母亲能早日康复,继续为那些需要的乡里乡亲,做最后的美容。今生今世,我也愿意学母亲一样,心持善念走完这有限的人生。



十月红场 (水彩画)
周宪法 (77岁) 作

惬意时光

养“多肉”,益心情

文 / 杨克昌

老伴 75 岁,今年爱上了“多肉”。这多肉植物体小精灵,占地面积小,煞是喜人。

为了种“多肉”,老伴首先来到浦东云台花鸟市场,一下买了 15 只陶盆。她又风尘仆仆到曹家渡花市,挑选“多肉”。这多肉植物品种真多,而且品名浪漫诱人。诸如:“红粉佳人”、“雅乐之舞”、“芙蓉雪莲”、“初恋”、“紫月”、“粉雪”、“玉珠帘”、“艳日辉”、“多明戈”等等,这么多美妙动听名称,真让人目不暇接美不可言。

回到家里,老伴按“多肉”形状,逐株配盆(花鸟市场买的“多肉”,多是小的黑色的薄薄的塑料罐)。这一天,老伴从下午三点一直忙到晚上八点多。她平日直喊腰痛腿酸直不起腰,可移种“多肉”,腰不痛腿不酸,精神抖擞不气馁,养花治病有神效。

刚换好盆的十多株多肉植物,老伴欣喜无比,每天频频浇水,没多久,有几盆“多肉”被过度浇灌凋谢了,她纳闷了。据邻居说:“水浇多了。”查阅书本得知:“多肉植物的茎和叶薄壁细胞发达,富含浆液,蓄水能力强,性耐旱,不耐寒,且根系分布浅而支很多。”从此,老伴很少浇水,这一来,“多肉”长得晶莹剔透,栩栩如生。老伴说,养“多肉”有三大好处:一是营造了优美环境,净化了居室空气。二是培养了养花爱美的性格,与“多肉”作伴,变急躁为温顺,美极了。三是养成了看书的习惯,为养“多肉”,买来书,边养“肉”边看书,学以致用,活学活用,生活充实多彩。

一个偶然机会,在市区一家买蛋糕冰淇淋的食品店里,竟然见到橱窗里陈列着“多肉”蛋糕,制作得维妙维肖。老伴一口气买了“雅乐之舞”、“芙蓉雪莲”两只“多肉”蛋糕,一口咬去,味美爽口,别具美味。养“多肉”,品“多肉”,两全其美,事遂人愿,真乃喜事也!



关注“新民银发社区”,就是关心自己,关心父母,关心父母的父母

在现场

寒冬里的暖流

文 / 张钧铨

真是无巧不成书,早不停、晚不停,在我急性腰扭伤的时候它停水了。喝水、做饭、便溺等一切进出口通道全部封关,让人一筹莫展。子女不在身边,老伴患有严重的心脏瓣膜病,只能静养,平时一切体力劳作全由我一人承包了。现在大梁趴下了,整个家就停摆了。

说起这次急性腰扭伤和无休止的骚扰电话也有一定的因果关系:因经常收到:“先生你需要贷款吗”、“这里有你的一封邮件今天是最后一天”、“法院有你的一张传票”等等让人烦不胜烦。因朋友圈内都用手机联络,座机电话有时懒得按。有天早上七点钟铃声又响了,我和老伴说:“肯定是骚扰电话不要接”,谁知响了一遍又响第二遍,铃声很急促,是不是真有什么事?拿起来一听,第一句话就是:“你怎么不接我的电话,这是国际长途,只要铃声一响就开始计费。”妈也!是我二妹从美国打来的国际长途。从此以后只要铃声一响马上就接。那天我斜坐着在做事,铃声骤然响起,我猛一下站起来,只感到腰部像撕裂般剧疼,人一下瘫下来不能动了。(用力过猛造成的撕裂伤)笔者所住的楼层属警备区营房处管,没有物业,再说远水也解不了近渴,邻居关系虽然相当好,可他们的年纪已在耄耋,我和老伴属小弟弟辈,求助也于心不忍!万般无奈下只能向当地的“中紫居委会”求助,居委干部小段(女)接听后先稳定我的情绪,后马上领上新上任的一个男主任上门来了,接着马上下楼联系水源,又一次次的拎水上楼,解了我家的燃眉之急。

人躺在沙发上,目睹此情此景,一股热流涌上心头,真是老天无情人有情。这不是简单的一盆盆水,拎上来的是一份情,一份对老年人的关爱之情,有这样的居委干部,不是亲人胜似亲人,我们老年人还有什么后顾之忧呢!因无以回报,只能借贵报一角,表达我们深深的谢意!

隔代亲 孙女为我画动漫

文 / 柏才兴

孙女鹿鹿从小喜欢画图,小学一年级时就自己编画连环画,后来爱上动漫,六年级时,一幅动漫还发表在《少年日报》上。读了中学,课业负担很重,就很少画了,不过她有时还会在繁重课业之余,偷偷画上几笔,过过画瘾。读高二时,有一天我看见她悄悄地在画,问她画什么,她笑而不答,忙合上图画本子不让我看。隔了二天,趁她上学,我翻开放在桌上的本子偷看,原来画的是我陪她做作业的事。

事情是这样的:进入高中以后,作业负担越来越重,加上她出手慢,作业常常要做到深夜,有时甚至到半夜一点钟。我看在眼里,急在心里,怕她一个人做作业会打起瞌睡,就他做作业,我看书报,给她削苹果,有时为了省下点滴时间,她洗好澡,头发湿漉漉

的,她做作业,我帮她用电吹风吹干头发……不管多晚才睡,早晨 5 点钟,我就起床烧水烧早饭,到了 6 点钟,就得叫醒她,她匆匆起身,洗脸刷牙,然后带着给她准备的馒头鸡蛋,出门赶公交车上学。早晨天冷,先让她喝几口热粥汤,暖暖肚再走。我辛苦,孩子读书更辛苦,三年高中,天天如此。那天,她就是悄悄把这些生活小事,用画笔记了下来。这组画的最后一幅,她还给自己画上流下两行热泪。孩子是在用心画画,看到这里,自己也觉得眼眶湿湿的。

鹿鹿还为我画了其他内容的动漫,画作虽然稚拙,但都很真诚,让我深深感动。现在她在外地读大学,已是大三的学生了,我想她的时候,就看看她给我画的动漫,好像她又在我的身边一样。

快人快语 “炖水”

文 / 薛松

从窗外吹来一阵清风,又听到隔壁鳏居的老王自嘲:“在家‘炖水’。”所谓“炖水”,是指本市居民把一壶冷水搁在煤球炉上烧至沸。沪语的“炖水”与“等死”发音相仿,以致那些旧社会生活困难的老人,常常有意把“等死”说成“炖水”。

如今,退休人员有一份固定的养老金,生活稳定,在家安享清福,“炖水”发生了本质的变化,基本没有了“等死”含义。老人们的生活条件大有改善。从祖孙三代蜗居,家常便饭无荤菜,到祖孙三代各居一套房,家常便饭有佳肴,实现了过去想要过的生活。可事物总有另一面,随着老龄化的日趋发展,有些孤寡老人重温几代同堂相得益彰的岁月变得困难了,难怪有的老人,因后半辈子要在孤独的环境中生活,重新提起“炖水”这个词。

这不,近来,从窗外徐来的清风中,再也不闻隔壁王孤老发出的“炖

水”声,而是闻到他家发散出一股恶臭,莫不是……待户籍警打开家门,老王果然已经去世,他直挺挺地躺在床上,双目睁开,仍在盼着儿女到来。邻居皆知,老王夫妇把孩子们抚养成人,再把孩子的子女养大,此时,二老不知不觉地步入了晚年。老王夫妇把毕生的爱给了子孙,却几乎接不到他们来电话问候,即使逢年过节也难与孩子们共聚。自打老王丧偶之后,从早到晚,老王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。他不愁吃、穿、住,就是愁不能跟儿女说上话。常言道:若要好,老做小。老王便主动打电话向晚辈们问好并倾吐孤寂,常常自讨没趣。老王卧病不起,无子女照料。

冰心说:“心灵上的孤独,才是世界上最可怕的东西。”相比之下,那些“空巢”、“独居”的老人,对精神的需求尤为强烈,小辈难道可以熟视无睹吗?